

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丛书

与汉语虚词相关的 语法化现象研究

张谊生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与汉语虚词相关的 语法化现象研究

张谊生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汉语虚词相关的语法化现象研究 / 张谊生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7. 3
(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丛书)
ISBN 978-7-5486-1143-1

I. ①与… II. ①张… III. ①汉语—虚词—研究
IV. ①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3645 号

与汉语虚词相关的语法化现象研究



著 者——张谊生
责任编辑——李晓梅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 址: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 021-64515005
网 址: 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 址: www.ewen.co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16.25
字 数——27 万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1143-1/H·76
定 价——66.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序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语言学成为语言学的重要领域,而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基于认知的语言演化——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也迅速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领域。语法化和词汇化被认为是语言演变的两个重要方面,并且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跟语法化相关的实词虚化,一直为汉语语法研究所重视,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引入“语法化”理论后,语法化研究才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虽然汉语词汇学一直重视构词法和造词法,汉语词汇史研究者也十分重视汉语词汇演变及双音化问题,但直到90年代后“词汇化”伴随语法化研究的深入才成为汉语词汇和语法研究的重要课题,21世纪以来,“词汇化”同样成为汉语语法词汇研究的热点。

由于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时间还不长,系统性的专著还不多见,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形式或会议论文集形式呈现,这不利于后学者的研读和继续研究,有必要将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主要学者的研究论文汇编成集以飨后学。学林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学术著作的出版,尤其对语言学著作情有独钟,过去出版有许多语言研究专著,并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近年来,我们也一直跟学林出版社及吴耀根先生不仅在图书出版上有很好的合作,而且在出版理念、学术发展、学术推广等方面也时有交流。编辑出版“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丛书”的想法正是在这种充满事业与学术气氛的多次畅谈中逐渐明晰,并得到学林出版社领导的热情支持。

在丛书的选题和作者的遴选,中得到国内从事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的一些著名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全力配合,吴福祥先生、杨永龙先生、董秀芳先生、张谊生先生等在前期策划中出力多多,著名语言

学家江蓝生先生爽快答应把大作编入丛书,着实令策划者感佩,也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编好本套丛书的动力。真诚感谢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丛书”含9位学者近些年来有关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的个人论文集,这9位学者分别是江蓝生、李宗江、张谊生、吴福祥、杨永龙、董秀芳、史金生、陈前瑞、陈昌来,这9部论文集大致能反映出当前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和最新成果。

近年来,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新的成果也不断出现,但由于我们的视野所限,可能还有会很多学者被遗漏。好在目前这套丛书只是第一批,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关注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适时推出更多批次。

由于能力有限,“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丛书”在编辑过程中一定存在许多问题,恳请学界批评指教。

陈昌来

前 言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这一名称最早是1912年由著名的法国语言学家 A. Meillet(梅耶)提出来的。但是语法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乃至一门学科的真正形成,在西方语言学界大致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语法化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末,国外专门探讨语法化现象与理论的英语论著已达680多种。进入21世纪,国外语法化研究发展更加迅猛,出版的论著已经多得难以精确统计。而且,每年都有一系列专门的语法化会议召开。语法化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以来,发展极为迅速,已经陆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本书作者认为,“语法化”这个名称发展到现在,大致有这样**四层含义**:既可以是一种客观的语言现象的发展变化规律,也可以是一种主观的研究语言事实而形成的理论,还可以是指一种研究语言现象的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手段,再进一步,语法化还可以是指一门当代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当然,这四方面不但具有内在联系,而且是依次发展的。先是语言现象本身的演化方式与发展的规律的形成,再是相关的语言现象通过语言学家的主观认识、归纳和总结,形成了一定的观点、方法和理论,而理论、方法与学问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学派乃至学科。有关“语法化”的性质与特征,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不过,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讨论,在语法学界目前已大致达成如下**八点共识**:1) 语法化属于认知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范畴,但研究语法化可以分别从语言的形式和功能、语言的历时和共时等不同的角度入手,可以着重于语言的认知基础,也可以着重于语言的语用过程;2) 语法化研究的对象包括词语形式和

句法结构两个方面,研究的主体就是语言成分的形态化、句法化和虚词化,由于汉语形态不发达,汉语的语法化研究主要涉及虚词化和句法化;3) 语法化是一种连续的、渐变的过程,在语法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由不足(under-)语法化到充分(full-)语法化、再到过度(over-)语法化的发展过程;4) 语法化的基本形式就是:语音的弱化、语义的虚化、句法的格式化和语用的规则化,而这几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5) 语法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有理据、有动因、有机制的,语言表达的经济性、象似性、明确性以及说话人的表达目的和语用推理,都是影响语法化的重要因素,重要的语法化机制有: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和重新分析等;6) 语法化的一个重要的特性是单向性,从实到虚,从较虚到更虚,语法化的进程在单向性发展过程中一般是不会逆转的,但是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语言层面观察,有些语言现象存在着逆向发展的情况,但这种例外都是有条件的,可以解释的;7) 语法化规律既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有许多语言现象的发展、演化在不同语系、不同语言中,其过程、阶段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语法化现象和规律在不同的语言中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尤其像汉语这种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其语法化的特点就更为明显;8) 语法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可以揭示一系列隐藏在语言表层现象后面的规律,可以通过历时的发展揭示共时的变异,当然,语法化理论与方法也是具有一定适用范围的,并不是任何语言现象的发展变化都可以从语法化中找到答案,尤其是一些有意识的修辞手段与现象,同一一般意义上的语法化规律并不相符。

虽然研究语法化的目的主要是解释当前共时的语法现象,尤其是要通过历时演变来解释共时变异,但语法化本身却是一个历时过程。所以,研究语法化大致可以有两条可能的途径:一条是着重研究实词和结构如何虚化为句法成分或形态成分,另一条着重考察话语成分如何转化为句法成分和构词成分。前者偏重于从认知规律来探讨语法化的动因和现象,语法化最基本的动因就是语用推理的驱动,其中语用推理的两个过程就是隐喻和转喻,隐喻的动因是象似性和类推,而转喻的动因则是联想和重新分析等;后者偏重于从

语用和信息交流的角度来探讨语法化的成因,动因是语言表达过程中主观性的强化,正是语言表达的人际功能的强化导致了语法化的发生。当然,不同的虚词在各个发展阶段会具有不同的诱因。

笔者个人认为,这20年来,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触发了汉语研究的观念转变。语法化理论和方法的引进,经过20年来的探索和发展,最主要的就是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研究的基本观念。人们开始逐步改变以往的有关语言研究只是对一些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对一般规律加以归纳的做法,而是尽可能全面地树立起一个发展和动态的观点。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当前各种复杂的语言现象既是历史语言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多层面的积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当前语言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环节;还是可以预测到将来的语言现象或语言形式的起点、动因和触发因素。因此,在研究领域和关系方面,人们开始尝试打破以往共时研究、历时研究、方言研究,乃至亲属语研究、外语(主要是印欧语)研究、语言类型学研究等各自为政的局面,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不同研究兴趣和目的的学者,在一个共同的理论背景的影响下,为着一个共同的研究目的走到一起来了。这样一来,不仅研究的界限被突破,研究的领域被拓宽,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的思路 and 眼界大大开阔了,研究的优势可以共享了;其结果自然是,许多以往的疑难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或者相对合理的解释。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广大汉语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方法更加多样了,尤其是有关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得到了更为广泛和充分的借鉴和利用,譬如类推与重新分析、隐喻与转喻、原型理论与完型理论、范畴化与词汇化、构式化与元语化、意象图式与理想认知模式、足量原则与不过量原则,等等。只要某种理论和方法有利于解释汉语语言现象,有助于揭示汉语发展的规律,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从而使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更加多样、更加有效。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自然会左右逢源。而且,在引进、消化和吸收西方语法理论时,最为重要的是既要真正领会和掌握其真谛,又不能

处处奉为圭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相关理论和方法不但做到有所了解,而且尽可能做到结合汉语实际,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对于语法化理论和方法,自然也是如此。

二、促进了汉语研究的繁荣局面。短短 20 年来,语法化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局面。语法化理论在汉语中之所以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其原因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讲,无论是研究现代汉语的,还是古代汉语的,再或者是研究方言的和民族语言的,都面临着一个正确对待和合理解释语言的发展和变异的问题,尽管不同领域的学者理论背景、采用方法和研究兴趣存在着一系列差异,但都可以从语法化理论和方法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可以利用这一学说来为自己服务,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打通历时与共时、通语和方言之间的联系;所以,语法化的研究已经并且还将进一步呈现出日益兴旺的局面。从客观上看,同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语言表达重意合,轻形式;同拼音文字相比,汉语的历时语言载体的性质也不同,汉语即使读音改变,旧的形式仍然可以完整保留,新旧形式之间的转变可以同语音脱离,这就使得研究汉语语法化比西方语言有了更大的空间。而且,汉语的历史文献是世界上所有语言中最丰富的,也是保留最为完整的。此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有利条件是,汉语方言分布地域辽阔,内部差异千差万别,而方言中的各种差异,有相当一部分正是汉语历史发展变化的一个共时投影,这就为汉语语法化的研究和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证据。总之,经过这些年来来的语法化研究,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在这一共同与有效的理论背景指导和影响下,对语言的演化和变异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这样一来,不仅研究的界限被突破,研究的领域被拓展,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的思路 and 眼界大大拓宽了,研究的成果和优势可以共享了;其结果自然是,在整体上促进了汉语语法的研究,使得汉语发展、变化的研究,理论更加多元了,手段更加丰富了。

三、产生了大量富有价值的成果。这些年来,语法化现象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汉语语法研究者的重视,迄今为止已经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的研究成果,解决了不少语法研究中的疑难问题。通过这20年来的探索,汉语语法学界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出版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语法化专著。综观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尽管各项成果的水平参差不齐,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还是可以在以下各个方面得到体现:首先,从探索汉语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语法化研究可以清楚地揭示出语言中各类虚化成分、形态变化究竟是如何发展演化而来的,为什么是某类和某些实词最终转化成了虚词,导致这些词语虚化的原因和机制到底有哪些;各类虚词在语法化的过程中一般都有哪几个阶段,是否存在逆向虚化的现象;不同类别的虚词在语法化的不同阶段相互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研究显然比起以往历史语言研究纯粹的材料搜集、例句考证要更有价值得多。其次,从解释与规范语言现状的角度看,语法化研究不但可以揭示出语言演化的类型特征和发展趋势,而且还可以以此为依据,对长期以来困扰语法学界的一些问题,比如词法研究中的分类和归类、兼类和活用等问题提供一些可能的解决思路;又比如,对于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交叉现象、模棱现象,也能提供一些可供操作的方法和相对合理的手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当前语法研究中有关的构词方法、格式关联、话题标记、语篇分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些启发和帮助。再次,从加强语言应用的角度看,语法化研究的成果可以为汉语的对内和对外教学提供一定的依据和相应的服务支持,为不同层次的语法书籍的撰写和虚词词典的编纂以及语言的计算机处理、信息加工提供切实可信的理论根据和参考资料。最后,从发展语言理论的角度看,汉语语法化研究不但可以为研究其他语言的学者提供可借鉴与利用的证据、资料和方法,而且还可以在某些方面进一步丰富、修正语法化理论。

四、培养了大批语言研究的通才。这20年来,汉语语法化研究的中坚力量,当然还是奋战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语言学专家、学者。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年来在各位导师的精心指导下,一届又一届的研究生陆续完成了一批又一批研究汉语语法化的博、硕士论文,数量相当可观。就以CNKI收录的语法化研究的博士论文、硕

士论文来看：仅以“题名”来统计似乎并不很多，博士论文仅有 11 篇，硕士论文也只有 186 篇；但是按照“主题”来搜索，数量就十分可观了，博士论文就有 238 篇，硕士论文已达到 1 280 篇；这表明运用语法化理论与方法研究各种语言现象，现已十分普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语法化研究打破了古代与现代、普通话与方言、共同语与民族语、汉语与外语之间的研究领域与界限，不同学科的学者与研究生，本着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原则，对各种语言现象展开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在语法化研究的过程中，正逐渐形成了一批知识全面、各有所长的通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研究的人才库。多元研究的趋势与格局，既可以对培养汉语各个研究领域的人才提供帮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做出中国语言学家应有的贡献。

具体到本书，总共十二个研究专题，分为 12 章，每个专题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以期通过这些互相关联的文章，多方位地揭示汉语语法化的性质、特征、功能、变化、后果；尤其是对汉语虚词语法化的过程趋势、形成动因、句法表现，本书做了多角度的探索和多层面的分析。细究这 12 篇文章，其中前五章属于中观研究，主要研究汉语虚词语法化的方式与后果、动因与机制；后 7 章是微观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与汉语虚词的发展、演化有关的课题，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等各个方面。本书虽然都是研究虚词语法化现象的，但由于虚词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化过程中，所以，本书实际上涉及的语法现象，既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也包括附缀、词缀、零形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虚词演化的各种句法后果关注比较多，除了讨论一系列汉语虚词语法化机制和动因之外，也把一系列性质与功能各异的、正在发展中的实词及其相关的短语，也统统归入虚词的语法化研究之中，因为我们相信，汉语中许多虚词的历时与共时变异，都是实词乃至一些短语发展、演化的结果。

目 录

前言	1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	1
语法化现象在不同层面中的句法表现	27
汉语语法化研究中的若干疑难现象	43
试论叠加、强化的方式、类型与后果	54
介词悬空的方式与后果、动因与作用	72
附缀“于”的零形化后果与形容词、动词的及物化	96
“就是”的篇章功能及其语法化历程	118
从量词到助词：量词“个”的语法化过程	144
从跨层连用到程度副词：“极其”副词化的诱因与机制	164
非典型持续体标记“中”与“间”的形成和发展	182
主观量标记“没、不、好”的表达功能与演化历程	201
从前加到后附：“(有)所”的跨层附缀化与词缀化	221
参考文献	241
后记	246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

提 要 本文从结构类型、语言变化、表达方式和认知心理四个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汉语副词的虚化轨迹和形成诱因,探讨了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并且在此基础上,本着历时演化与共时变异相对应的原则,对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副词的性质与分类、兼类与范围提出了共时平面的历时解释。

关键词 副词 虚化 虚化机制 虚化轨迹 形成诱因

0. 前言

0.1 近年来,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也就是实词虚化^①,正受到西方语言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实词虚化的诱因、模式和规律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同样,有关汉语实词虚化的各种相关的因素,也已引起了汉语语法学界广泛的关注^②。

0.2 Joan Bybee 等人(1994)通过对七十多种不同地区、族系、类型的语言的调查,发现虚化机制主要有五种: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不过,他们也认为,要弄清实词虚化的机制,跨语言的普遍调查并不完全解决问题,主要还得对某一语言在某一时期的文本做细致的考察^③。因此,本文准备全面考察汉语副词的虚化轨迹和形成诱因,深入探讨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的问

① 严格地讲,“虚化”和“语法化”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相等,“虚化”主要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意义泛化、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的过程;而“语法化”更侧重于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产生。“语法化”的范围要比“虚化”更广一些。

② 参看解惠全(1990)、刘坚等(1995)、董淑慧(1996)、金昌吉(1996)、张谊生(1997)等。

③ 参看沈家煊(1998),实词虚化的机制,《当代语言学》第3期。

题——副词的性质与分类、兼类与范围提出我们的看法和解释。

0.3 严格地讲,与副词有关的虚化现象,实际上应该包括三个阶段:A. 名动形实词向副词的转化;B. 副词内部由略虚向较虚的变化;C. 副词向更虚的词类,譬如连词、语气词的转变。本文主要探讨第一阶段的虚化,当然,有时也会涉及后两个阶段的虚化。据我们考察,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大致包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依存的四个方面:结构形式、语义变化、表达方式和认知心理。

1. 结构形式

1.0 结构形式的变化是实词虚化的基础,由于结构关系和句法位置的改变,一些实词由表核心功能转变为表辅助功能,词义也随之变得抽象空灵,从而导致了副词的产生。本文所说的结构形式,就是指诱发实词副词化的外在的结构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结构、句位、相关成分。

1.1 结构。据考察,诱发汉语实词副词化的句法结构关系主要有三种:A. 动宾结构;B. 连动结构;C. 联合结构。

A. 动宾结构。诱发实词虚化的动宾结构都是以 VP(本文的“VP”是广义的,包括动词性短语和形容词性短语)为宾语的动宾结构。这类结构的表义重点本来是在前面的动词上,但有时也可以落到后面的 VP 上。随着重点后移现象的逐渐增多,动宾结构就会转向状中结构,与此同时,前面的动词也就渐渐虚化为副词了。比如“就”的基本义是“趋”“趋向”,常组成“就 VP”结构:

(1)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易·乾》)

到了六朝时,一些“就 VP”结构已经呈现出由动宾向状中转化的迹象:

(2) 离天渥兮就销沉,委白日兮即冥暮。(南朝·宋·谢庄《皇太子妃哀策文》)

这例的“就销沉”正处在动宾、状中两可之间,表明其语法化过程尚在进行之中。而下面的“就 VP”则已彻底转化为状中式,“就”完全虚化,成了一个典型的副词:

(3) 王贵点兵,折了万余人,依然归来镇守燕蓟城;飞表秦始皇,帝不悦,就令王贵攻伐辽东,捉拿燕王。(《秦并六国平话》卷下)

(4) 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宁下手。（《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

B. 连动结构。连动结构中的两个动词本来都是主要动词，随着表义重点经常落在后一个动词上，前面的动词就会趋向虚化。比如“却”的本义是“退”“退却”。例如：

(5) 弃甲兵，怒战栗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战国策·秦策》一）

引申为“返回”。例如：

(6) 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史记·封禅书》）

在此义项上，常组成“却 VP”连动结构。例如：

(7) 及将有沙苑之役，弼又请先除内贼，却讨外寇。（《北史·杜弼传》）

(8) 弟子只西边村内居住，待到村中与诸多老人商量，却来与和尚造寺。（《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

这两例的“却”都不是表义重点：前“却”正处在虚化的过程之中，可以认为是“回来后”，也可以认为是“然后再”；后“却”已经完全虚化，相当于“再”，“却 VP”也已完成了由连动向状中的转化过程。

C. 联合结构。谓词性的联合结构在充当谓语的过程中，当词义偏向后面一词时，并列成分就会形成后主前次的格局，这样，前一谓词就会逐渐虚化，其结构关系也会由联合转向状中。比如“酷”的本义是“酒性猛烈”，引申为“残酷”“残暴”。例如：

(9) 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韩非子·显学》）

在此义项上，“酷”常同“暴”“虐”“恶”“烈”“毒”“苛”等组成联合结构。比如：

(10) [杜周及二子]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宽厚云。（《汉书·杜周传》）

(11) 察吏残贼酷虐者，以时退。（《汉书·哀帝纪》）

这种联合结构在使用中常常会出现词义偏向后项的情况。试比较下面两个“酷烈”：

(12) 秦人，其生民也陋厄，使其民也酷烈；劫之以执，隐之以厄。
（《荀子·议兵》）

(13) 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舍生之气。（《搜神记·典论刊石》）

前例的主语是“人”，“酷烈”当是联合结构；后例的主语是“火”，“酷烈”就可以认为是状中结构（何金松，1994）。随着状中式“酷V”——比如“酷贫”“酷痛”“酷薄”“酷愤”“酷似”等的广泛使用，又进一步加速了副词“酷”的形成，在下面的“酷V”结构中，“酷”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副词了：

(14) 正酷热天须扇枕，遇严凝月要温床。（《敦煌变文集·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

(15) 君今酷爱人间事，争得安闲老在兹。（唐·杜荀鹤《题汪氏茅亭》）

1.2 句位。汉语的副词多由实词虚化而来，就名、动、形虚化成副词的句法位置而言，充当状语——或者说进入状位，无疑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途径。譬如名词“手”本指人体上肢，人类天生的工具。有时为了强调某个动作没有凭借其他工具，就需要以“手”直接充当状语。例如：

(16) 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韩非子·难三》）

此例的“手”意谓“用手”，尚未完全虚化，随着“手”经常地进入状位，“手”滋生出“亲自”“亲手”的意思，这样，副词“手”就形成了：

(17) 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宪。（《战国策·魏策》四）

(18) 永觉之，手格杀丰等，禽破党与。（《后汉书·鲍永传》）

(19) 帝手制书与夏，题云“入室生”。（《拾遗记·魏》）

再譬如“胜”（shèng）作为动词，有“能承受”“禁得起”的意思。例如：

(20)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诗·商颂·玄鸟》）

(21) 枝大本小，将不胜风力。（《韩非子·扬权》）

在使用中，“胜”常在否定句和反问句中同助动词“可”“能”一起充当状语，修饰VP。例如：

(22)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

于是,一个表示“尽”“全”义的副词就在状语位置上形成了。例如:

(23) 朕既不敏,不能胜识。(《汉书·景帝纪》,颜师古注:“胜识,尽知之。”)

(24)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25) 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唐·李华《吊古战场》)

又譬如“非常”本来是形容词,表示“不合惯例”“不同寻常”。例如:

(26)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早先,形容词“非常”多用于谓语和定语,到了隋唐,开始用于状语:

(27) 其端氏城,是刘从谏近年修筑,非常牢固。(唐·李德裕《昭义军事宜状》)

这样,程度副词“非常”就在频繁地充当状语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

(28) 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惬。(唐·蒋防《霍小玉传》)

上面例(27)(28)的“非常”似乎还处在两可之间,下面两例则肯定是副词无疑了:

(29) 陵妻一见非常怪,敛袂堂前说本情。(《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

(30) 公主全无窈窕,差事非常不小;上唇半斤有余,鼻孔竹筒浑小。(《敦煌变文集·丑女缘起》)

1.3 相关成分。相关成分是指句中其他诱发实词虚化的成分,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与该虚化成分共现的搭配成分,一种是与该虚化成分相呼应的对举成分。所谓搭配成分,就是指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结构关系和句法位置之外的其他直接成分。譬如在上古汉语中,“不过”既可以是一个动词性短语,也可以是一个表示限制、把事情往小处说的复音副词。前者之所以会向后者转化,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与“不过”共现的其他成分——宾语的语义发生了变化。动词性“不过”的宾语在语义上都具有表